

新刊趙鼎凡袁生先編纂宋歷使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二

立宗皇帝

以安祿山
為平盧路
度使

綱壬午天寶元年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是時天下聲

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一聲謂風聲教謂教化

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其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號為羈縻凡府州八百五十六置十節度經略

使以備邊日安西日北庭日河西日東日范陽日平盧日隴右日劍南日嶺南又有長樂略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

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

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

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宮東萊日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疎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

六鎮已成
之兆

唐兵三變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漢文能補過

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為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而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曠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強盛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為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為曠騎則可謂曠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考耳

綱二月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目初同秀言立元皇帝告以藏

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臣因請尊號加天寶字時人

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

范華陽曰

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就不欲

為姦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綱三月以章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鑑初字文融既敗言利者

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章堅王鉷之徒公鉷胡反競以利進百司有

事權者史作爭權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為吏以幹敏

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

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綱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目時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

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

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啗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目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

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

謂曰交廣藉才

交廣二州名邊遠須藉有才之人

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

當左遷姑以賓詹

賓詹謂太子賓客及詹事官

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降

華州刺史未幾証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

挺之今安在

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來論以上意甚厚

盡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

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

書法

二臣帝所為者林甫以計去之而帝殊不之怪甚矣其蔽也

綱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綱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

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

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食蟲立

群鳥北來食蟲

安祿山焚香祝天

宣附史館從之。綱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
奏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
林甫集者以萬計八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群議沸騰
祿山八言於上上悉召八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

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曳音裔

綱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法苑珠林時年口載

綱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鑑時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

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譽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

祿山之寵益固

袁了凡曰席豫稱祿山公直而林甫裴寬皆順旨阿之予謂此

獨相權震天下而阿保祿山故以風旨授黜陟使而寬和焉林甫無誅矣豫與寬非小人史稱豫清直亡欲當官不憚於權勢

稱寬碩德爲政清簡不屈權貴由此觀之所謂不憾不屈安在哉君子謂豫之不爲草書曲謹也寬之挫鹿小廉也皆無取焉耳

綱九月以楊慎矜爲御史中丞。○**目**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其屈附於已復以爲中丞

綱乙酉四載正月帝聞空中神語。○**目**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

書法

秦漢之君求神仙爲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縱是有妙寶真符之得自欺者人亦欺之

范氏曰

明皇假鬼神以罔天下言之不忤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天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

廟梁匪楚
英衛唐之
名臣

七月薨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士風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稱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太真肌膚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妃子凡儀體皆如王后至是冊為貴妃貽其父立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鉅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

范華陽曰

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滅无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綱九月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安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發明

英衛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必唾去惟恐或後烏有反從求食之理亦以玄宗自為妖怪之說故乘而譎之耳

綱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口目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

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

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

鉷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綱丙戌五載正月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鑑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堂掌握與著戰於

青海積石皆大捷青海在臨羌縣西有旱禾洧謂之青海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安縣界河所

也經又討吐谷渾于墨離軍吐谷渾西域國名瓜州西虜其全部而

歸

丁南湖曰

忠嗣與吐蕃戰戰樓勝又惜民命而不敢有堡又高價馬價以空虜資又早識祿山之亂蓋深謀賢相也

此皆不出於租庸調

忠嗣仗四節

卒爲林甫中傷而死於放地史氏謂其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子謂人臣以致身爲義豈可計其謀身之工拙耶

綱四月李適之罷○目初李林甫謂適之曰華山有金墉探之可

以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

華山素氣所在

俱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王與也大立經日五行用事者王

鑿之非宜故不敢

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而疎適之適之乃目求散地罷政事○目李

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蕭吳薦吉溫林甫得之甚喜又有

羅希奭爲吏深刺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銀鍊

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目時楊貴妃有寵中外爭獻珍玩民間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

今看女作門楣她欲得荔枝茂令嶺南馳驛致之古詩云一騎紅塵如子笑無人

女作門楣

知是荔枝以妬悍不遜送歸楊鉅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

髮著又加
所與

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
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
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
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綱丁亥大載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琬李
適之自殺○**目**江進司馬王琬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舊人在

外意快悅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道希與按

李邕如子

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

將莫邪

邪十將莫邪二劍名陽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也邕不能用

明皇蔽於
林甫

發明猶明且不敢於林甫雖愛子且不免況大夫士乎

陳紫峰李北海才高氣方剛殺激烈即其和書一覽了猶如響其學富矣四海請文壇名天下其文卓矣折二張

以安祿山
兼御史大夫
天
臆著
赤
胡人先母
後父
御史鳳凰
之長

綱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鑑

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

嘗自稱重三百斤

外若瘋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恢諧上嘗咸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兩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爾上悅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發明

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

丁南湖曰

愚夫愚婦莫不有恥彼玄宗於祿山之亂貴妃何昏拜母是自媒其媾合之緣賜之傾國之富以賞其姦烝之路使之

之樂以饜其欲三日洗兒則裸戲於椒房而不以為忌與妃對

食則同奉於胡虜而不以為嫌蓋玄宗
恥心既喪無惑乎蹈禽獸之行如此也

祿山潛謀

異志

任嗣不見

祿山

王忠嗣不

敬攻吐蕃

忠嗣不得

日奉詔

綱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
恐其人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
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遠數奏祿山必反林甫
益惡之忠嗣固辭節度許之○綱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
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目
上欲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
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快董延光請行
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
諫之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
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

豈以數萬人命易一

官大夫能行古人之事

哥舒翰力陳忠嗣之

冤

王忠嗣可謂賢將

次不過黔中上佐官名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

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

軍計上怒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或勸多齎金帛以

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尙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上

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為節度使翰力陳忠嗣之冤上感悟乃貶

范祖禹曰

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

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黽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袁了凡曰

秦少游謂有道之將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充國之不擊罕

开忠嗣之不攻石堡之雖宣帝以幸武賢言促令充國進兵明皇以董延光言詔忠嗣為助兵而兩將持之益堅至於逆愛子之諫抵信將之說而不從所以為賢然充國反覆上疏必行其計者恃魏相之內主也忠嗣黽勉出兵不能抗言者憂林甫

之中制也夫事豈一端哉范氏祖禹謂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說而勿出兵夫固守是也然自起非殷鑒乎

綱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鑑**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

省悉以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門第臺省爲

李岫以滿盈爲懼

空林甫子岫爲將作監頗以滿盈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

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林甫專政十有九年鈞陶瓦輪也軸車軸也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

輔言其居中用事也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

如此將若之何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

一父屢徙床

左右翼旁引其駢若鳥翼之爲也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

人莫知其處**目**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

林甫恐艸野之士對策斥其奸惡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

遂無一人及第林甫以野無遺賢上表賀

圖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目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

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鑑貞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

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

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突厥虎繼耳淳之子契苾何力契音乞苾滿結反虜覆姓何力

其名也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

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

慶王名宗忠王名亨即肅宗也並領節度不出閣宰相則蕭高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

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

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

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治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

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

林甫杜邊帥入相之路

節度盡用胡人

天下之勢偏重

北邊天下之勢偏重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書法

至是諸道節度多胡人矣李林甫爲之也

范華陽曰

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明皇欲求一切之功林甫得以行其計

李安因之以取將相

天下大柄不可假人

綱戊子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旣